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三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護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三

海寧張次仲 撰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古文作𣏟兩人以正相親也許叔重云比密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師比俱以坤坎合而成卦坤順坎險聖人於師取其險而順於比取其順不取其險惟以九五一陽為成卦之主上下五陰順從立義蓋險而順則可順而險則不可設卦觀象自有神會處也私記

此卦五陰比一陽凡卦爻剛柔以一為主一陽則衆陰比一陰則衆陽畜一陽之卦凡六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師之應謂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尊也

天下有主則治無主則亂五倫中未有孤危而不凶者聖人看到比卦不覺手舞足蹈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重複其詞以慶之初之終吉二四之貞吉九五之顯比吉無非為比樂志喜也故曰比吉也下謂下四陰順謂坤私記

趙氏汝楳曰一剛在上如車合坤衆而順從于下如輔吉者卦之義輔者吉之繇兩舉卦名自有兩義車兩旁木曰輔

凡再用而仍前者謂之原禮記末有原左氏原田漢書原廟本草原蠶同義自問自考常若明神之難欺曰筮不以人歸自信仍前内省曰原筮一陽為元坤為永貞上之比下下之從上必乾坤合德乃得无咎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蒙曰初筮而比曰原筮蒙之初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原筮卜之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吳因之曰剛是性體陽剛主生陰柔主殺陰柔多躁動而無操陽剛多沈毅而有守陰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邊陽剛者所向常在公正一邊中是把此剛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純便殘忍便間斷便私邪雜出養得純粹自然無三者之雜葢元永貞總是天理中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中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爲元永貞無疑

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古謂諸侯之

不朝貢者為不寧當比之世上有剛中之君不寧之
侯方來不已王注所謂火有其炎寒者附之也來者
五為卦主故內詞下指下四陰上指五後夫謂上六
後夫之窮非王者窮之也上有道而我不服是違道
也衆咸服而我不服是違衆也萬國朝禹而防風後
至諸侯朝齊而譚子不來田橫公孫述之徒也
俞王潤曰師旋之後天下歸附方新上下憂疑未定
比取其情之親應取其情之合不寧取其情之迫

馮奇之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萃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言于卦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子夏傳曰地多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黄海岍曰水者地之經絡也分界九州血脈聯貫故以建國親侯象之建之而枝榦固親之而脈絡通

潘去華曰元永貞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比天下

之大機顯比無私比天下之大道彖言五陰比一陽

象言一陽比五陰

質卿曰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于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民之道

宋永亨曰易于乾坤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有坎聖人防危慮險之意深矣

初六有孚句比之无咎句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石經作他

它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易六爻貴乎正應惟比諸爻不論應否專以比五為義初為比始倡諸陰而比五故於此發全卦之義大兵之後君臣之分初定此時歸戴全在真心實意若以不信居比之始禍莫大焉故就比之時論比之理必有孚始得无咎此已盡比道之大綱矣周公繫詞到此覺有孚之道盡善盡美謂此有孚一念果然

徹表徹裏滿其本懷豈獨无咎到後更有意外好處

葢甚言比之不可不孚也私記

周公謂事在謀始比之初六或發念不真故一則曰

有孚再則曰有孚諄諄告戒夫子謂人情靡不有初

起初念頭都好不復提起有孚但閒泠咏歎曰比之

初六有他吉也筮仕在初考終亦在初令人深思自

得堅守其初念而已朱康流曰君臣相擇惟比之最

先者相信必深如蕭何護高祖於布衣鄧禹覲光武

於同學私記

方猷夫曰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上之道貴乎誠所謂元永貞者不過此公與誠而已

吳因之曰他字從有孚生來今人只要希信任邀寵榮則信任寵榮都是思維夢寐中物件豈得言他他者身外意外之謂卓去病曰舊謂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吉者非也君之於民隨其幽遐皆吾赤子民之于君不論草野莫非吾君苟其歸心無不

可應豈得以五非正應而以他視之乎

缶瓦器爾雅云盎也初陽實六陰虛虛者缶也實者盈也程氏所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也虞仲翔曰坤器為缶坎水流坤故盈缶缶者質素之器言不文飾也俗作缶非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内字書从入石經从人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凡卦以下卦為内上卦為外比六二言内六四言外

内外卦之分見於此紀聞曰比之自内如舜起歴山尹起莘野傅說起自巖穴養高待聘者也外比則枚策來從者也象曰不自失道義自之道義名節自之名節我不自失孰得而失之比卦五陰皆主比五而比之為道則在中正

卓去病曰自内有三義一者本其自盡之心二者繇其在卦之内三者處其居中之位合而成義凡爻取義皆是此法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匪人不可指二四亦不必指上六比之匪人與否之匪人同一句法即六三也大抵人以類聚物從氣合六三當比人之時陰性陽質不正不中見邪即入遇醜即趨譬之懶婦之油嬉戲即明紡績即暗豈必指定一爻為匪人而與之比乎

爻不言凶咎要得聖人不言之意非若他處猶待於

别白指陳耳象曰不亦傷乎惻然痛憫令人有深省處與離婁同揖罔不涉與師皃同轍罔不蹶

錢啟新曰大人首繫於乾二五未有不剛健中正而可為大人君子首繫於乾三未有不日乾夕惕而可為君子小人首繫於師上則知戈矛鬬怒無不為小人矣匪人首繫于比三則知依阿洩涊無不為匪人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凡卦以上為外四下而五上則五為外五為比主四與初應不内比於初而外比於五故曰外比二自内比四自外比二四以柔居柔皆得其正故皆曰貞吉賢即五也不曰五而曰賢明五之為賢也曰比賢又曰從上見非獨聲氣相求天命真人作君作師大分所在自當竭蹶而從

蘇君禹曰古之人互相固結一心事君二遠臣也而

與內臣相比四近臣也而與外臣相比夫以退方之牧伯而結公卿其勢易于借交而失已故以不自失嚴其守以廟堂之大僚而親外吏其勢易于結黨而失賢故以從上定其分此段議論極佳但外內字于卦例不合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舉正失前禽舍逆取順也

陽剛中正比卦九五皆然而莫盛於比蓋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無陽以分其民聖作物覩之象也顯比者至陽赫赫凡隱秘權術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非大中至正其孰能之三驅失禽正摹寫顯比氣象太陽普照萬物向榮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以其無心於得也謂之失以其若或使之也謂之使其實失無其失使無其使相忘于無何有而已焦弱侯曰逆者如覆盆不見天日非光景之

不明舍者如鳧雁不計去來非鄙棄而不納

不徒曰正中而推尊于位有仲尼之德而无堯舜之位亦不能使天下歌舞于光天化日之下作易者之心事可知矣私記

阜去病曰邑人不誡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氣象聖人之于天下不使其親己不使其去己亦不使其防人自有恰好所在使其中而已使之一字線索精神維繫在手

沈氏曰王者惟以比天下為心而未嘗强人士固有志不相迫也人各有主不相强也雖盜賊不必盡誅小人不必盡竄置之度外耳譬之三驅豈以失禽介意哉此堯舜禹湯之世非三代而後所可得而擬議故程氏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當以至誠待天下以後王之事言之不求民附則危亡至矣

劉元炳曰彖之占主文德柔遠而以後夫示不庭之伐爻之占主武功誅殘而以前禽示不殺之仁不侵

邑屋不犯禾稼講武而歸有閗無聲謂之邑人不誡
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晝卦在五後故彖曰後夫
坎為豕禽象班孟堅曰禽者鳥獸之總名
譚經家謂陰以乘陽為逆舍逆者舍上一陰是長亂
也陰以承陽為順取順者取下四陰是殺降也或謂
來者不殺為取順去者不追為舍逆是終日而不獲
一禽也楊用修曰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謂禽在前來
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

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設教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舜征有苗啟征有扈可謂去者不追乎卓去病曰輔嗣謂三驅之禮禽逆來趨已則舍之背已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是射去我之禽也或曰三驅失前禽者三面之綱前開一面以為門自門驅而入禽之向我而逆則舍之故無面傷

順我而去則射之故自膘達肩為上殺舍逆取順所
取者所失者也是亦射去我之禽也程子曰天子之
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好生之仁也只
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其免
矣故曰失前禽也是射向我之禽也朱子曰田獵之
禮置旃以為門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去者
免被驅而入者皆獲是亦射向我之禽也俞玉吾曰
禮言畋獵之事以禽獸背已而去為順向已而來為

逆而其面傷者弗以獻故前禽弗射而舍之是亦射去我之禽也孫聞斯曰舍逆取順者向前而來以勢則逆以心則順舍其身正取其心世人以不取為失先王以易取不取為失其顯明大道如何聞斯亦是射向我之禽第以逆順二字總在向我之禽上見耳諸儒之說逆順不同其言逆者逆我之命逆我頑行之逆也順者順我之命孚我用物之心也若射去我之禽則業欲其去而復射取之則生者更致之死似

覺違心若射向我之禽則以逆為順又于舍取之吉似乎牽强姑存之以求確解可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合一卦而觀下固順從上亦下應故有不寧方來之象以一爻而觀羣陰在下而承五上獨在上而乘五故專言無首之凶人之有主猶身之有首也五為一卦之首上亢焉而居其上比之無首者也無所依

歸將安結果故曰無所終無所終則凶矣

馮奇之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人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咸姤艮賁既濟未濟之象可見

吉而曰他見一切寵榮俱屬意外毫無覬覦其胸中粹白可知正是有孚盈缶之處補遺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微細也淮南子玄田為畜何閑儒曰當玄月之時

田事已畢收穫而藏之故為畜聚之義

廣韻畜養也又止也止之所以養之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陽畜陰以大畜小天地之大經也然事有出於一時不可為典要者于是有小畜小畜美陰德也乾坤而下陰之用事自此始蓋天下惟至柔為能馳騁天下至剛也郝仲輿曰其在于女則上以承夫下以孕子其在於臣則上以承天王下以制强國所謂三寸

之鍵能閉百尺之關一絲之綸可掣吞舟之鯉按此則讀易者須知小畜是何世界六四是何人物方可以讀易

柔得位有二義以柔居柔為巽之主柔順沈潛是其德也同人柔得位在下卦此柔得位在上卦乘乾逼五是其勢也有此二者五陽安得不應

亨字有謂卦以小畜大指六四言者有謂易為君子謀豈得舍五陽而指六四不知亨者通達無滯之謂

若陰欲畜陽而有意憑陵陽為陰畜而頡頏不下彼此隔礙豈得言亨今卦德健而巽九五以剛居中微彰柔剛妙合機宜由是四之志得行于陽陽之志亦未嘗受挫于四彼此神情休和諧暢所謂亨者乃在于此大王既繫之以亨矣徘徊諦視又覺時勢不盡如意復以密雲不雨二句形容興雲布雨欲畜不能之象所謂小畜也尚往言雖不雨雨氣尚往而未已也施未行言雖欲雨未能沛然莫禦而行也尚往未

行抑揚轉折我文王自謂西郊謂岐周有無窮感慨視民如傷之意故曰道在小畜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私記

郭白雲曰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子瞻曰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即其安而縻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

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為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為凶

胡仲虎曰小過六五爻詞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

涿田旱天忽興雲將雨農人不甚悅也太史氏曰爾不欲雨耶農人曰雨暴騰無畜雖雨亦不洽雨陰陽之交也厚斯醞醞則雨沛然矣已而果不雨太史氏

曰畜之用大矣哉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地之氣欝結醞釀方能蒸而成雨風主渙散風起則雲散而不雨矣故曰風行天上小畜小畜者閉之不固積之不厚也吾人學問亦如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此初應四也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不畜于人為道

初體得正前遠于陰雖與四正應而自守以正故為復自道曰復其詞直曰自其情親曰道其理正更有何瑕可指何釁可攻而咎之故不曰无咎而曰何其咎快之之詞象曰其義吉見非論利害據理而斷所以堅君子守正之志也

錢塞庵曰復自道傳義皆謂進復於上以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然五陽皆受畜於陰者進復于上不成畜義當與復卦之復同復者往而返之意

初志在上進為四所畜不進而復自守其道何至於咎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此二應四也九二漸近于陰以其剛中而與初同體同德故連于初而復有牽之象居中自守本無徵逐之情初二同體亦非無因之與故吉象剔出在中字見所謂牽者非依附攀援以剛在中實能耿介自守

故曰亦不自失亦者承初之詞自即自道之自見得雖牽復卻自有主張在程傳以牽復為二與五然二五无應二之牽復自係于初五之攣如自係于四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此三應四也三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相近而不相下柔性善入制剛而乘其上剛性躁暴不能忍而居其下說輻反目之象說輻者陽畜于陰而不得進也

反目者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也彖所謂施未行者以此爻辭不言吉凶象歸過于正室可見四原无害三之情三亦只是意氣不下夫妻到底是夫妻雖反目庸何傷

輻吳草廬以為輿與大畜輿說輹同義是不然無論卦之名義異輻與輹亦異輹伏兔也在軸之上承輿者車不行則說之矣輻輪中直木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必輪破輮裂而後可說大畜陽能自止欲不行

則說其輹小畜陽與陰爭有傷於輻而說之則說輹主於不欲行說輻主於不得行當有辨

胡仲虎曰大畜九三曰日閑輿衛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輿說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此所謂得位而上下應也以一陰畜五陽事體重大地勢高危羣陽之所望而忌焉者也若復以權勢駕馭以智術籠絡則諸賢有渙然散耳故戒之曰六四柔順得正虛中巽體原非剛暴驕亢之人但陰性多疑只要開誠布公一段精誠血者去惕者出則可以无咎血者陰也血去則離純陰而無純陰之累惕乾惕也惕出則離非乾而有乾惕之心象曰上合志上謂五也以其為君子之領袖故言上以其切比故言

合以其皆有孚故言志四之畜乾不泛用精神只與五合志諸陽之志自合所謂剛中而志行也惕屬乾體故象不言血去而單言惕出此正相合之處私記

大畜以上九為主以四五為用小畜以四為主以五上為用此剛柔相濟文武互用之術私記

卓去病曰四之比剛一也乃比三而反目比五而有孚蓋九三在下四處其上原有相持之勢況卦分兩體情不相親故其象反目不能和也九五在上與四

一體四處其下樂於附從故與五相孚而用力以畜乾也

胡仲虎曰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有孚何也中孚二陰居一卦之中中虛為信之本二五皆陽居上下卦之中中實為信之質小畜四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四為成卦之主五為衆陽之主四與五合志五與四同體四有孚五亦有孚一體固結攣如之象不獨孚同體兼孚同德富以其鄰之象陽與陽為鄰乾陽皆五之鄰也象言不獨富見得不專以力服人感動人心全恃此孚耳明孚之為本也

富即畜畜聚之義陽實為富隂虚為不富否六四謙六五皆言不富巽為利市三倍亦富之象巽為繩攣如

之象

胡仲虎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有牽之象四與五皆巽體故五連四有攣之象大有六五亦言厥孚交如交如者異體之交也攣如者同體之合也

大畜以艮畜乾艮止也牛牿豕牙皆止之具也小畜以巽畜乾巽入也有孚攣如皆入之義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既从白从

匕字書日月之朢从臣𦣠望之望从亡下皆从壬壬音梃石經作望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爻總論一卦之義如大有上爻非獨以上言也上九畜道已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既雨則陰陽各得其所而安處矣尚德載與說輻應婦貞厲與反目應貞厲者言婦之厲以貞而厲非以强悍為厲也陰德至此如月之幾望而圓滿矣四句詞繁而不厭無非形容畜道已成君子于此宜善始善終之意故又

戒之曰征凶象即以德積載釋雨處見所謂雨處者非以術籠勢刦乃陰德之積滿而然君子于此尚可有所疑乎疑人者人亦疑之疑則戰國家之禍自此始矣有疑與有孚相反聖人于上文特書君子則所謂六四者不知其何如人也私記

蔡虛齋曰處如處暑之處七月立秋然後處暑言暑至此而止也

彖通論一卦之體故曰密雲不雨爻各言一爻之德

故曰既雨既處如履卦不咥人亨爻言咥人凶比卦云比吉上云无首凶復卦復亨上云迷復凶皆卦與爻義相反

王伯厚曰易中言月幾望者三皆對陽而言中孚言從乎陽歸妹言應乎陽此則言抗乎陽也

沈氏曰此所謂君子者吾不知其誰雖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然如大畜小畜諸爻未可定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也大過小過亦如此

朱康流曰彖傳云柔得位而上下應止言一陰畜五陽不言巽畜乾也但五陽之中有為所畜而相得者五與上是也有為所畜而不相得者三是也有為所畜而自遠者初與二是也葢初二三為巽體之應應之而卒以巽五上為同體之應應之而卒以同故曰上合志又曰不獨富非同力畜乾之說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音里足所依也从舟象履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能載人从尸聲也从

行从
文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朱元晦曰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胡仲虎曰程傳訓履為踐為藉以上下論也本義云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於尾字為切諸家多以兌為虎本義以乾為虎本夫子彖傳意也大抵人之涉世舉足動步

皆履也皆有危機則皆虎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不為所傷乃見學問

黄揆峰曰或問柔剛説乾四字何别曰柔剛且以各人本等性質言説乾則二人之所以相與者也柔履剛只解得履字履危而不危全在説而應乎乾上以柔履剛剛狠不可機械不可惟以兑説應之則雖至危之地亦無所不安矣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剛中正數句若泛論君道與上文何涉上言柔履剛此言剛中正兩剛字相承正指五也剛不徒剛中而且正此聰明睿知漢高漢武之流爲之下者若用智謀逞才氣未有不遭其咥者此正見虎尾之難履處葢事君難而事英主尤難也私記

俞玉吾曰易以剛居上不獨一卦于履獨曰帝位葢履辨名分之卦也

劉元炳曰乾坤合六子之卦其義皆取諸六子六子

之三爻其義皆取諸一陰一陽履之時義當取諸兑而兑當取諸三爻乃作易之大法重卦之定旨也

章本清曰下兑上乾履曰柔履剛自三之柔爻言也下兑上坤臨曰剛臨柔自二之剛爻言也卦名象義皆以陰陽爻數之少者爲主

虎能夜視視止一目射之光墜地成白石尾端有骨如乙字長一二寸許者乃其威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賈子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知求不可以力爭也又云尋常之室無奧標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

程正叔曰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簡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

分則奸詐揵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爭亂之道也

何閩儒曰所謂辯者亦于細微之際人所易忽者明別之耳人知主威不可犯而不知路馬不可齒知兄臂不可紾而不知疾行為不弟君子欲移風易俗必于隱微疑似之間區分縷析使民凜然畏懼不敢踰越尺寸乃可定其心志若徒曰天尊地卑君上臣下則古之奸雄僭逆悍然不顧何接踵比肩哉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履道惡華素乃无咎無應故曰獨獨專也人各有願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此是教人出門第一步崔仲凫曰隨分而止人之大美非分而求人之大惡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道尚謙惡盈尚誠惡飾二在内卦之中不偏不頗坦坦之象坦坦即居易也二臣位而言幽人者以其无應於上雖處富貴淡然不以得失自亂故也不以棼華染其醇白之行則曰素不以廊廟損其山林之致則曰幽

無應於上而與三比三志剛尚氣得時行事是儕輩中之虎也九二以剛居柔而得中不設機械不為詭

異平易恬淡與三無忤三亦莫能加之此履之最善者也象曰中不自亂自字最有味讀獨行願不自亂二語可見世路崎嶇全看主宰如何若胸中作得主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則虎豹豺狼可以狎處張太嶽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逃路客終是不傷人陽明先生云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知虎持竿驅虎如驅牛較太岳更進一層矣私記

說箇履道未免涉矜持露形跡曰坦坦則行所無事委蛇安步非徒不露英雄氣象并不作聖賢面孔荆棘盡為康莊矣私記

錢塞菴曰兊以說應乾而初二爻詞若與說應無闗者何也說和說也說以和陽非以媚陽也初曰素履二曰履道只依著本分憑著道理淡然坦然與上無應而其閒靜和平之氣能使乾剛自調不說而說不應而應若有說上之心胸中先自亂矣何以應乾

邱行可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而二有坦坦之吉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王輔嗣曰六三為兑之主以說應乾成卦之體在此

一爻故彖言雖危而亨爻不論成卦而専指爻位之不當故不獲亨而見咥

一陰居五陽之中自謂一卦之主志在統攝諸剛而不知身之不中不正不足與有為也位陽能視而陰居之為眇位剛能履而柔居之為跛眇未有能視者而曰能視跛未有能履者而曰能履予聖予雄蓋不獨三自謂能也天下亦信其能矣由聖人觀之咥人之凶皆能之一念誤之也故一則曰不足再則曰不

足長言以深醒之下乃說明貫禍之故曰位不當曰志剛夫以位不當之人而行以剛猛之志其一蹶不收也又何疑哉私記

六三居兌之成兌為毀折故稱跛眇大君指九五不曰為而曰為于言徒以膂力之剛效使令不學無術可知劉念臺曰本言履也而推本於視惟其强不知以為知故亦强所不行以為可行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王輔嗣曰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

象中之以志行見所謂終吉者非徒長享富貴所謂愬愬者亦非為保守富貴致君澤民四之素志英雄之主千載難遇少有齟齬非徒一事无成抑且萬事莫贖愬愬而後志行可見大臣欲展舒其志全不在炫才使氣徐中山之事明高帝頗得此道私記

胡仲虎曰三履虎四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大抵以兊說視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五以剛居剛則五為虎也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以柔居剛四以剛居柔也

郝仲輿曰履與小畜本純乾之卦一陰往來于三四凶懼之地變而為小畜為履陰當位則為小畜之六四文王所以服事殷商也陰不當位則為履之六三韓信所以死於漢高也傳曰咥人凶位不當為其犯

五也

或曰爻以位為志如履三言志剛卻補出才弱履四言志行又謂九雖剛而志柔似屬蛇足且聖人明言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今說易者不知六爻相雜之有主但以爻位之剛柔言當與不當執一爻以論爻而不通六爻以論爻是一爻之變未適也何以通之諸爻乎

胡庭芳曰或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

寛和陰類多强㬥陽主生陰主殺陽氣溫厚陰氣嚴凝也

胡仲虎曰行不中則跛歸妹初爻但曰跛不中也視不正則眇歸妹九二但云眇不正也履六三並書之者不中且不正也爻以位為志其所自處如此則志可知矣三志剛所以觸禍四志行所以避禍凡卦詞以爻為主則爻辭與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辭與卦不同如此卦云

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則曰咥人是也已上二則在六三爻下

九五夬履貞厲夬从又俗作夬缺一點非義見夬卦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九五以剛居中而下以兑說應之凡事必行無所疑礙夬履之象孔仲達云所以夬履貞厲者以其處九五之位不得不決斷不得不貞厲故曰位正當也澹去華曰貞者舉動正大厲者君威嚴厲不正則剛失於過不厲則陰易以乘非

五之剛健中正孰能當之按貞厲是夬履氣象正當是貞厲根原猛虎不處畀勢鷙鳥不立垂枝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考从丂祥从示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總前卦爻詞而觀之吉凶悔吝之故居然可見矣故視所履以考其祥莫如旋而返下旋即凱旋之旋謂還歸也初言往上言旋初上履之終始昔往而今旋也合諸人事則為功成名遂之際奉身而退善刀而

藏如子房之辟穀范蠡之扁舟則終身不遭毒手所謂不啞人者至此乃真不啞矣此非一身一家之事君臣相保社稷蒼生之福故不徒曰吉而曰元吉不徒曰慶而曰大有慶潘去華曰百順之福生于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曰視曰考曰其皆斟酌之詞私記

繫辭曰履不處也旋即不處之義

蔡介夫曰不考吉凶而曰考祥祥吉之先見者也人事多方有近有遠非可以旦夕計然所履已終其祥

可得而考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而子貢知二君之將亡亦非以目前論也

胡仲虎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文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小畜之終從六四一陰說履之終統諸爻說

邱行可曰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九五以剛履剛君道以剛爲主與諸爻又自不

同也

張西農曰昔人品題名士不以風流所歸乃在門庭蕭寂漢晉叔度而下其風軌有足懐者如右軍靖節淡然泊然真陋巷風味坦坦幽人而論者不列儒林得無以清辭妙翰灑酒安歌言不及已發未發太極無極遂非聖人之徒耶補遺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說文泰滑也从廾从水大聲他蓋切何閱儒曰廾音拱竦手也疑是以手

㮤水灑物故有滑意字書

泰通也安也寬也大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不易之分不易之理也然則乾下坤上是否象坤下乾上是泰象庸俗人所知也聖人設卦觀象別具眼孔於乾下坤上看出陰陽融洽氣象而命之曰泰繫之曰小往大來洗心讀之覺

尊卑上下俱是形跡中間自有一種流行至理令人拘執障礙之見渙然冰釋私記

小者自往無去小人之勞且不見其為小人是無小人也而小人道消大者自來無援君子之跡并不見其為君子是皆君子也而君子道長卓去病曰小人道消不是斥遠亦不必調停正氣足則邪氣自消消者消其道非消其人也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蘇子瞻曰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而後為大壯大壯而後為夬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追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當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也

張彥陵曰天不能無陰人不能無小人小自往大自

來如一條通衢大路任人往來不必互相排擊互相援引方是泰的世界或曰如此恐與否卦往來字有礙曰往來自是一般只要論往來之人何如耳泰先言小往而後言大來是以小之往成其大之來也故其路便通達而無礙否先言大往而後言小來是以大之往成其小之來也故其途便阻塞而不通又曰此節是彖傳中變例聖人覩此世界不覺為吾道踴躍稱慶把卦辭一口吐出直恁通暢玩則是口氣天

地交等語正是從泰的時節看出許多好處不徒釋

卦詞意

君子小人內外不必在朝在野只當權不當權便是

魏文靖事宋穆陵進講泰卦曰內君子外小人固為

泰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為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

為內可謂深於內外之解矣

郝仲輿曰天地間只一陽氣無一息不往來陽來即

是陰往陽往即是陰來陽來萬物通暢而泰陽往萬

物消歇而否其實一陽而已

胡庭芳曰文王卦辭中如泰卦小往大來否卦大往小來之類孔子彖傳中如隨卦剛來下柔蠱卦剛上柔下之類葢言一卦中陰陽自相上下往來所謂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也伏羲當初畫卦六十四卦一時俱定此卦固非是彼卦變來彼卦亦非自此卦變去聖人觀卦繫辭偶然見有此象又從而取之於以見易道之變無有終窮而道理亦只在聖人口頭說出

便是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蘇子瞻曰物至於泰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因天地之道而裁成之即天地之宜而輔相之以左右民使不入於否而已否未有不自已甚者始故左右之使不失其中則泰可以常有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拔从犮不从友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輔嗣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三陽同志初為類首舉則類從故曰以其彚征吉胡仲虎曰初曰以其彚君子與君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　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擇其人以有待

外謂外卦初九身在三陽之下處泰之初而即志在

外之陰欲使安頓得所故致四等翩翩相信而小大相交也初志在外以陽感陰四爲坤首以陰從陽陰陽交和成泰之道實基於此

李子思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也　茅草名茹茅根彙類也初在下根象

九二苞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苞石經从草

象曰苞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爲泰之主致泰者也內之二陽外之三陰皆賴

以調和決洽必立崖岸便啟事端故以包荒為第一義荒如洪荒之荒山川榛莽渺茫無際包如天之包地不問清濁不論高下混混沌沌一槩懵懂三隂三陽所以各安於内外而毫无間隙者皆包荒之力也用馮河者委身於艱難而勇往圖濟也不遐遺朋亡者不棄疎遠不私親近也如此乃得上合於六五之中行象只提包荒兩字可見馮河不遐遺朋亡皆包荒内事險遐與黨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

以遯而遺非包也以類而比非包也故曰包荒得尚於中行得者慶幸之詞尚如列侯尚公主之尚吳因之曰四件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絶非各有所宜之謂

玩辭云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无所偏倚聯在外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于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

若誤認包荒則胡廣之中庸味道之模稜何嘗不自附于中行不知心事曖昧全是貪位慕祿伎倆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所以夫子推原到根本上去說包荒未必盡是中行而得尚于中行者以其光大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臨大如天地之大無所不覆載一切賢愚好醜是非人我投諸此中毫無著落有何人容不得何事做不來旋乾轉坤如以針鋒刺一粟葉天下萬世賴之矣私記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當泰極否來之際保泰之機全在於此故極陳循環之理持盈之道以深戒之平陂二句非徒説天運正見得消長之幾間不容髮艱難守正及時挽回乃得无咎讀平陂二句泰極否來之理萬分的確令愚者灰心知者卻步似乎人事一無所用故聖人以

勿恤寛大其懐抱慫慂其精神令人憂疑之心豁然放開既勿恤矣將何以救之其惟孚乎真心為國為民開誠布公以祈天祐則國家安寧神情暇裕退食之際亦自衎衎非徒无咎于食有福不則相疑相忌有食不下咽者矣其字是斟酌語勿恤即李長源凡人可言命君相不可言命之説來矣鮮曰无平不陂以上卦地形易險之理言无往不復以下卦天氣往來之理言私記

說文際壁會也下乾上坤正相交之處故曰天地際不曰否泰而曰天地者天地乃否泰所自出非離非合相摩相盪氣數到此蓋剝復之交玄黃之戰也非至聖神人孰能窺其際乎張彥陵曰象提出際字要人及時挽回再遲延不得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錢啟新曰翩翩者雖截飛截下翩翩疾飛貌又往來

貌急於奉公朝夕不暇啟處不遑也不富忘其家計忘其身圖也初與三陽同類一德一心以其彙也四與三陽非同類左之右之无之不見其可親以其隣也法度明章程一君子不煩告戒小人無不委心承聽不戒以孚也不戒以孚小人輸誠以事君子于內勿恤其孚君子推誠以任小人於外惟泰交之三四有此

孚從中起三四居一卦之中故皆有孚兩孚字相應

三爲卦主四爲陰首三孚四四孚三交泰竅係實在於此

當泰之時小人見衆君子在朝憤懣媢嫉時刻不忘若有物横於胸中者然所謂實也自有九二之包九三之孚無偏無黨小人到此向來磊塊全體放下若有物而失去者然所謂失也莊子云今者吾喪我喪者失也凡物之失皆以相忘之故失實二字摹寫最妙此正泰之景象若有一毫我相人相見得彼是君

子此是小人尚得為泰乎私記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祉从示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本卦陰陽交泰陰居尊位而陽反在下故其象如此

錢啟新曰五處上君位二處下臣位言君臣則堂階之分猶嚴言帝妹則魚水之情至篤以祉從中而左右四上為以以陰必從陽以順必承健以小人必事

君子以娣必尊君自內自外無一人不禔之以福是為泰五之元吉象曰中以行願此中行字正與尚于中行相應

陸君啟曰祉言其福元吉贊其大善以祉者以此受祉也治以好善為優德以下賢為盛君以知臨為宜竭歷而圖之躬親而濟之雖治定功成然非有餘之化可繼之理也可謂之元吉乎

來矣鮮曰四曰中心願五則見諸行事矣故曰中以

行願願者何陰陽和協之謂也二曰尚五曰歸一往一來之意也二曰中行五曰中行上下交而志同也項氏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六五九二九二之陽上交于五如舜之尚見於帝故曰得尚于中行六五之陰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而已故九二爻辭言事而不言福六五爻辭言福而不及事君臣相與有成如此

子瞻曰古注乾樂上復坤樂下復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坤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輔乾之意行其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求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

彖傳内君子而外小人六五亦可謂之小人耶胡庭芳云卦分兩體以象言只是兩象以人言只是兩人爻分六位以象言則是六象以人言則是六人各據

卦爻而論故泰之兩象則陽象君子隂象小人爻之六象則二卑象臣五尊象君

朱康流曰周書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徳慎罰是帝乙處商家泰運之終故六五象之郝仲輿曰按商帝號乙者前有成湯為天乙中有祖乙武乙而帝乙最後左傳襄公九年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帝乙七祀文王始立立三十祀而帝乙崩然則帝乙正當文王之世周公作爻辭葢據文考時王為象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生否聖人于三示其端于上要其極警戒之意亦消長之理兩復字正相應郝仲輿曰用師謂動衆修城治隍此常理也乃禁勿用衆但自邑告以命之當否非人力可為夫否泰雖命而補弊則存乎人坐以待弊貞吝之道也葉敬之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其次守在諸侯今乃告自邑焉何其圖之不豫

也蘇君禹曰累治成泰猶累土成城城復于隍則平日積累之功廢于一旦紀綱陵替法度廢弛其命亂也城復于隍天也孔子仍歸之人事

九三上六其位皆正故皆得為貞九三將變而有陽剛之才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已亂而以重陰處之則所謂貞不過固守其柔不敢動作而已其能免於吝乎

有城則有邑古書多以已所居邑曰邑王宰割邑商

邑翼異翼異盤庚不常厥邑周公作新大邑皆謂邑邑

隍城塹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程正叔曰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告命為可羞吝

楊廷秀曰乾坤天地之初屯蒙人物之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

以辯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胡仲虎曰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泰馮奇之曰乾坤之後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内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序易者之深意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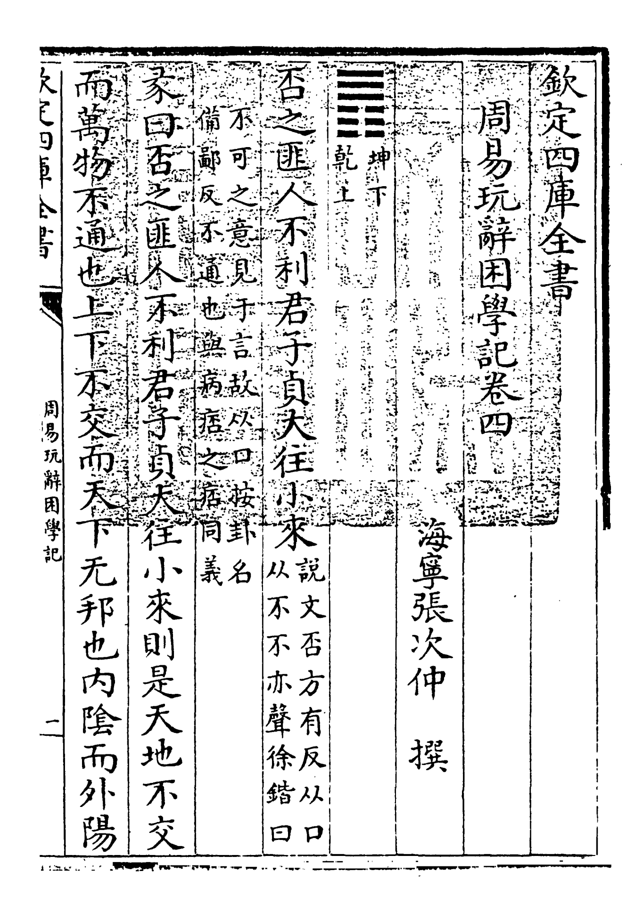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四

海寧張次仲　撰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說文否方有反从口从不不亦聲徐鍇曰不可之意見于言故从口按卦名備鄙反不通也與病痞之痞同義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否之匪人聖人以致否歸咎于人究亂本也胡仲虎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絶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亢陰滞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為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匪人也泰之小人猶然人也匪人則非人矣否時之匪人則更不知其為何物矣徐衷明曰人且非矣何況君子之貞者乎大往小來兠底翻轉一世界矣

李衷一曰不利君子貞是教君子不當自以為貞而過於分別以取禍也大往小來正明所以不利之故見君子宜渾然包容不自別白方是御小人之妙法天地不交則饑饉薦臻草木零落故曰萬物不通君臣不交禍亂之本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邦與無同矣許大世界若有一處兩處君臣和協尚不謂天下無邦君子到此求尺寸措足之地不可得矣

徐子與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欲取否塞之義故云内至柔弱外至剛强若泰則云内健外順各隨義爲文

李子思曰夫陰陽二氣對行乎天地間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二氣分于四序無一歲不得其平者而

君子小人治亂之運則或不齊豈幽陰之氣獨盛於人間而天運不爾耶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亦必有道矣唐凝菴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而必言治病之方也

郎顗曰卦氣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焦先生得之隱

者其源發自子夏傳子夏曰極六位而反于坤之復其數七是也乾四月卦坤十月卦自乾坤而外上經泰否臨觀剥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於陰者十二上經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剥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而姤五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三月陽月逆數方來此陰陽多寡順逆

自然之序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君子辟難必先儉德一切近名之事辭而勿為雖不能逃法眼卻可逃肉眼聲名祿位之場吾知免矣故曰不可榮以祿不可榮者言人不得榮我非戒其不可也

化書云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

死老子曰儉乃德之寶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否之三陰皆有應義當否之時閉隔不通故不以相應立論三陰在下連類而進此時勢不可遏矣但初惡未形聖人就中生一變計曰君子小人無定止在正不正之分耳誠能幡然從正則否之初猶然泰之初泰之吉亨即在此矣小人何苦而甘為小人耶項

平甫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則爲邪故聖人戒之以貞

徐東明曰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亦曰拔茅茹以其彙見得今日也新新簇簇一班氣色是他的世界了只是官家别是一番人耳

君子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著小人轉移世道亦只有援引惡黨一著驩兜入而四凶集貫充去而

羣小憂否泰之機全在于此

沈氏曰泰之志曰在外為天下也焉有為天下而不為君子者乎否之志曰在君未可知也君子以之而獲上治民小人以之而容悦取寵同行異情顧所以收小人而還於君子者非此無術矣

六二苞承小人句吉大人否亨苞石經从草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陰柔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承者接

待遯順包則又有一段含容忍耐之意初惡未形故不稱小人六二則直斥以小人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包承是小人深心處亦是世道轉關處朋黨未分情面尚在這便是吉的道路但看吾輩作用如何耳若沉沉默默既不分青理白亂小人之羣亦不同流合汙為小人之羣所亂從閉塞中斡旋出一條通路此非儉德君子所及故曰大人否亨蓋于外君子中做休否大人猶易于内小人中做休否大人甚

難私記

陸君啟曰九二曰包君子之領袖也德量同于覆載其器宏六二亦云包小人之魁傑也局面異於尋常其術大

君子牢籠小人只是包荒便可致泰小人牢籠君子只是包承便可致否然則逞意氣憑權藉悻悻然見于鋒鍔非徒不可為君子并不能為小人私記

顏應雷曰司馬光再相首革免役限五日報竣時蔡

京為京兆五日之内悉變畿縣免役赴政事堂白光光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憂不治若京者可為得包承之術矣

包承小人一句讀言包承之小人也九五休否大人亦一句讀與謙謙君子勞謙君子一例

獸三為羣謂坤三陰

六三苞羞苞石經从草

象曰苞羞位不當也

否過乎中小人道消君子來復之時也從前伎倆俱無所用故為包羞之象使小人知畏不如知耻非大人正已動物其孰能之象曰位不當見得含垢忍耻非其本心特所處之位不當耳否泰乘除尚未有定聖人不言吉凶意深遠矣

九四有命句无咎讀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三陰治世衆君子在波濤陷溺之中莫保身命忽然

逢著九四如大海之中忽遇高阜絶處逢生死中得活聖人繫辭到此且悲且喜不覺失聲大叫曰有命賢人君子國之命也君子有命則社稷蒼生亦有命只要立得脚定無過可摘無釁可乘同舟之人俱蒙其福矣命亂於泰之上六而復治于否之九四故天之有命又頼人之无咎否之思泰如瞽者之不忘視痿者之不忘起今日幸而有命又盡善盡美而无咎乃得行其志救否豈易易哉私記

胡仲虎曰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于内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于外卦始言之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無過而後可福而後可為疇類之福康流曰濟時之念易于從俗求通之心隣于欲速无咎之中君子所以急病讓夷推善引過强毅綢繆隱忍拯救者俱在此矣

李善長初見明高帝稽首稱臣曰有天有日矣即是

有命之意　疇類也書九疇九類又衆也虞書亮采惠疇離麗也

九五休否大人句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以九五為主爻休者人依木息也撥亂反正因循不得搶攘不得如沉痾積痼必休養元氣而後泰可漸還鄧汝極曰五剛中正時否居休與時遵養與之優游四凶在朝見而弗聖元愷在下見之弗亟徵大

人正位天德變化闔闢其孰能之嗟乎休否之大人即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遵時養晦今日能休天下之否乎

既已休否而吉矣復綴以其亡其亡二句此痛定思痛之語見得幸而有今日不絶如綫者屢矣讀之令人於邑

羣邪充塞非以正道當之不能廓清底定曰位曰正曰當如江内金焦河中砥柱矻然植立於風波洶湧

之中休否作用全在于此故不言位正中而言位正當中義渾成當有力量私記

苞桑即危如累卵之意陸宣公請罷兵狀有云邦國杌棿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是其證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

沈氏曰使否泰之循環如易之六陰六陽可以刻期而至則人事可廢而非然也漢四百年而亂唐與宋皆三百年而亂漢之為唐中幾四百年唐之為宋乃

僅五十三年修短之數大姝而不可期則其間人事得失何限故必曰其亡其亡也而後可以興

姚眘昌曰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故象曰位正當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以天時則否之運終以人事則否之道備否乃可傾

矣然言傾否而不言否傾傾之者人也濯垢棄潘倒囊而出靡有遺餘朝廷之上草澤之間不見有一小人所謂傾也先否後喜謂以否為先悼往失而慮後圖以喜為後毋矜功能毋狃安肆與其亡同意象中則字乘機遘會有許大力量顔應雷曰聖人恐人履危處困或以驚疑自阻而無復見天日之想又恐多凶多難或以委靡無為而失其厲氣感奮之圖故于否之上九曰何可長盖壯其剛陽之才而决其傾否

之喜於屯之上六亦曰何可長蓋歎其陰柔之質而悲其泣血之窮

尹和靖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問所謂機會豈非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德避難否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誰人不會如此做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此謂機會

朱康流曰泰道已成一小人亂之而有餘否道已成

衆君子救之而不足譬如嘉卉之生風霜瘁之一朝而摧百尺雨露滋之經歲不能數寸易亂難治氣數然也故泰之无平不陂著戒于三而否之否終則傾著效于上

趙氏曰泰三陽在内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六爻以相應爲善否則三陰在内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

六爻惟三陽為善各以爻義取與成卦之體不同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說文同合會也从冃从口徐鉉曰同爵名書曰太保受同嚌故从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論語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人而不與人同則異類矣故以同人命卦以明一體之義六爻則以相攻相取盡同人之變以人同人其難如此

項平甫曰同人以柔為主然徒柔不能以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又曰乾行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為主者皆然履六三小畜六四大有六五皆柔為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此乾之所以為大與

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同人者于野野乃農圃之地寂寞之鄉越陌度阡于此求同可謂搴芙蓉於木末矣而曰亨曰利涉大川者何也同人者先自問其人之何如若是依阿淟涊奄然媚世之人縱使衆皆悅之成都成市不過逐臭附羶一遇風波渙然而散如何行得通如何濟得險今曰乾行是鐵石心腸一團天理任是死生患難決不變其交情任是流言讒間決不渝其初念真千古耐久朋所以踽踽涼涼在

廣漠無人之境一片熱腸與天下往來恁麼瞿塘天險阻過得他故曰亨曰利涉大川私記

明則識見高健則力量大中正則學問純粹無偏僻奇詭之行應則痛癢相關緩急有用無孤介自守之癖彖曰利君子貞貞正也此所謂正非狂非狷非鄉愿君子正也凡胸懷鬱結求同而不得者非此人孰能作之合而通其聲氣也哉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大師相遇所謂能也李宏甫曰太白以從永

王璘論死郭子儀以官爵贖之白又坐事繫潯陽獄宋若思以三千兵劫而取之嗚呼世無同心之朋賢人君子安所託命乎私記

同人于野野乃農圃樵牧之地非取其公取其真也私而真則尾生孝已之行尚可動鬼神公而偽則假名節假意氣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不必涉川已自渙散矣私記

蘇子瞻曰野者无求之地也立于无求之地則凡求

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求我于野哉故天與火同人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寡矣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於物也立于上而天下之同者自至焉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誠同而可以涉川也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

郝仲輿曰城郭宮室林莽幽谷不見天日謬生同異適平原曠野天宇空洞則籓籬蔀屋之見盡徹覺形

骸藐小物我偕適以此閱世羊腸三峽化為康莊故

曰在我既無籬棘于人安有氷炭

纂言云野謂人目所望見地連天際處

平甫曰易中卦辭有利涉大川者八卦非乾則巽盖

北方屬水乾行涉之海居東南巽木涉之需訟同人

大畜四卦皆以乾行為象者也蠱益渙中孚四卦皆

以巽木為象者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不曰天下有火不曰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盖天與火合則以無所不覆之體兼無所不照之用物物皆在其照臨之中矣故曰同人

程正叔曰類族辯物謂於其族類中辯其何物麟類必仁梟類必惡不知其人視其友族類則物辯矣吳因之曰惟類族辯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碎同處總看來人各安其分物各止其所再無僭亂乖爭再無瀆擾侵害穆穆熙熙又是大

叚同處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無繫應切近于二陰陽相求同人于門之象象加一出字心胸更覺曠然

王汝中曰時常處家與親隣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酬酢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

覺者纔出門精神意思便覺不同男子以天地四方為志非閉門獨坐可了此生也

胡仲虎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涉于私隨必出門而後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无咎

邱行可曰兩戶為門陰畫耦門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耦故曰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戶象節初九亦前遇奇故曰戶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句道也

此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宗指五而言乾乃六十四卦陽爻之祖離之中爻乃乾中爻所變是二者乾之裔五者乾之宗也其在人事則道義之主盟二與相應可謂得所依歸矣何以有吝聲氣應求之味非庸俗所知或唾其逐臭慕羶或疑其植交樹黨伏莽乘墉皆吝中事也象中以道之一字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不笑不足以為道雖吝亦何傷哉私記　此卦

以二為主以五為用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字書歲从步从戌石經作歲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剛而不中上無正應見二五之同不勝媢嫉而伏莽

升高無所不至對五而言三在五之下故曰伏伏戎

于莽以伺五之隙對二而言三在二之上故曰升升

其高陵以窺二之動然以三求二則理既不正以三

攻五則勢又不敵是以三歲不興卦惟三四不言同

人二與五相同而三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象言敵剛恐人誤以為攻二也李子思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相同為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師克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胡庭芳曰凡卦爻數自初數之至上為六或以一爻為一歲同人三歲不興坎三歲不得豐三歲不覿既

濟三年克之未濟三年有賞於大國或以一爻為一月臨至于八月有凶或以一爻為一日復七日來復或以一爻為一人需不速之客三人來損三人行則損一人或以一爻為一物訟鞶帶三褫晉晝日三接師王三錫命比王用三驅睽載鬼一車解田獲三狐損二簋可用萃一握為笑革言三就旅一矢亡巽田獲三品之類莽草生廣野曰莽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夫攻之不克而後乘墉既曰乘墉无有不克而曰弗克非力不足義弗克也義者二五相與之義四竭其伎倆不能離間故曰弗克既弗克矣更有何吉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則即義也朋友義合薫蕕不同器如法度之不可淆亂所謂則也義弗克便是則困則困而親者自親疎者自疎不相攻擊彼此相安便是反則便是吉四與五隣又在三上故曰乘墉私記

鄭申甫曰凡卦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不克攻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可例見矣

鄒泰回曰九三以剛居剛與離同體不虞六二之不從已惟忌九五之能得二故專以敵五為心究其不興也為勢屈九四以剛居柔與乾為體故不敢敵五專以攻二為事謂二折而入于我五自莫能爭也究其不克也為理屈

或以三四兩爻為求同于二者非也伏莽乘墉豈求同之事三四介二五之中蓋忌其同而造謀啟釁以離間之者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忌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金百煉而愈勁水萬折而必東若無伏戎乘墉一番大險阻不見六二臭味之真亦不見九五力量之大使六二不蒙于宗之吝亦何以荅五號咷大師之情哉私記

楊敬仲曰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

兩剛强之小人一則陰消而使之不與一則深媿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茍中正矣何强之不若何弱之不振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卓去病曰九五剛健中正非情欲愛憎所能奪亦非是非議論所可狥其不能遽同而相遇者輔嗣所謂執剛用直衆未樂從近隔二陽未獲厥志也羣譁衆

咻一國若狂此非大有主張堂堂斷斷必不能使衆心協一公論和同故曰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二五為三四間隔結轇之念不能自吐故取象號咷及其相遇懽暢之情亦非可言喻故取象後笑夫二五同心同德物猶間之君臣朋友以間而離者可勝言哉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象以相遇歸之相克蓋讒諂聲色非大懲創無以破渙遻之情而杜離間之隙故曰乾行曰惟

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此詞是就既遇後追論之若此

先字最可味夫人之同不是臨期作合其先必有默相契者故物不得而間之也九五至正之性物不能撓故變正為直

朱康流曰卦以二體為二人則君子相與無小人以間之故涉險而自通爻以六位為六人則君子不能自通而間以小人故用威而始克

唐凝菴曰二柔不能勝三四之剛强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不正者以同二象以同人于野歸之乾行者以此

胡仲虎曰五剛中正而有應於六二故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剛不中正而無應于九二故先笑而後號咷

咷　號呼咷哭聲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雖乾體而居卦上於二之得位得中既有所不應於三四之相攻相敵又有所不屑不過與一二孤潔之士相與耳以其無所茍同則可以无悔以其莫與共立則志猶未得曰志未得聖人之志可知矣　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反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丘行可曰同人六爻以六二一陰為卦主上下五陽皆欲同之有應而同者五是也有比而同者初是也

有遠而無與同者上是也有爭而不能同者三四是也同人之道難矣哉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王注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陰以分其應薄海內外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

同人以六居二曰柔得位得中大有以六居五則曰柔得尊位大中易以上卦為尊以陽爻為大大中者居陽爻之中也大有者五陽皆為所有也此專主六五一爻論人君之位下則兼上下兩體論人君之德德者乾為剛健離為文明應乎天謂應乎乾也柔而不明則有讒不見有賊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不舉知惡不去應天時行則健不過剛明不好察有如是之德天下雖大如人一身元氣貫徹更无一毫阻隔

是以元亨制作盡善之謂元治化四達之謂亨翼於也臨隨无妄升等卦皆訓大亨此獨訓元亨盖深慶之也

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而言輔嗣有言少者多之所貴寡者衆之所宗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盖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

錢塞菴曰比以一陽統五陰爻象不如大有吉比坎險在外無文明之德坤衆在内無天行之健比受師繼亂宜用剛大有受同人繼治宜用柔也胡庭芳曰易以陽爲大凡卦稱大者皆以陽得名大有以一陰統五陽大畜以二陰畜四陽大過四陽盛于中大壯四陽壯于下皆名之曰大

郝仲輿曰一陰五陽之卦凡六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惟大有柔得五位餘皆不得位故大有獨歸此卦

程傳凡卦德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陸北沙曰火在天上非麗于木之火乃天地陽明之氣也陽氣萌于子極于午午者天之位也火臨午位時當正夏品物咸亨大有之象晦菴曰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孽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

惡揚善所以順天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諸家多以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傳謂居下无應而未涉于害二說合諸爻詞俱覺未安俱非定論大抵讀易如摸象不過得其一支半節但須撿諸理而當反諸心而安考諸聖言而不甚乖謬方可以管見備一斑不然存疑可也私記

初傳曰大有上傳曰大有獨于本末見大有焉始不

垂戒終難考祥

項平甫曰大有與同人反對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皆遠於柔者也故同人六爻獨上九為不得志大有六爻獨初九為无交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別傳曰日道交初謂之天首交中謂之天尾初原始可謂之首在下又謂之尾凡日行交道或自內而外

或自外而內正當其交處則有陵掎之害而初不當
內外之交故曰无交害惟三正當內外之交陰亢陽
月掩日每在此故曰小人害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有之世上下皆應而任天下之重者九二而已九
二以剛居柔柔則其虛足以受剛則其健足以行呂
伯恭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

甘燥濕欲其調劑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汙濁欲其茹納故為大臣者如大車之載而後僅得无咎僅可不敗甚矣處大有之難也積字從四陽取象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公位也居下體之上乘極剛之勢而承柔順之主勲名一時莫過焉盖桓文之儔也

大有之世天子威令方行無有不奉貢之理此所謂

亨者乃是以嘉謀嘉猷入告耳若非九三之緼藉則
亦無可告矣故曰小人弗克象申言小人害謂非徒
弗克且以豐亨豫大蠱惑君心聖人憂盛危明若此
弱侯曰凡卦九三多具二義以其處上下之交故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晳石經从折字書云當从析
彭盛貌其指四大有之世治極物豐滿盛極矣四以
剛居柔下率諸陽上事柔主調和爕理不知費幾許

心力而羣臣百姓皆以為大有者五之有非四之有若不知有四者四僅僅得无咎而已此與後世伴食宰相何異夫子推原所以發出一段善則歸君无智名勇功妙用而曰明辨晢𡋯因之曰君臣尊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多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勲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辯晢者當局不迷也以陽居陰故匪其彭居離之初故明

詩行人彭彭出車彭彭駟騵彭彭四牡彭彭皆取人馬强盛之意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此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也初艱二載三亨四匪彭皆孚也皆威也皆五之吉也周公就大有之世形容君臣一德一心之氣象如此而不言其所以

象詞始闡發其故以見六五柔中之德蔡介夫曰厥

孚交如謂上孚下下孚上兩相孚也不專指六五象傳則推本六五之信有以發上下之志蓋據見在則上下相孚推本原則上發其志

曰威如有法制森嚴防奸摘伏之意夫子特發明之曰易而无備謂六五以柔德而處羣剛之間有威不用惟行簡易无備之甚也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蓋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故曰居不為垣墻人不敢毀傷行不為周備人莫能犯

害

王輔嗣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

既公且信何難何備

朱康流曰无備本於發志信未足以發天下之志誠不可无備後世師其意而得之者漢光武之憤坐迎笑輕騎按行其信已著于天下也師其意而失之者晉李特破蜀李流勸其聚兵自守特曰大事甫定但當安民何更逆加疑忌卒為羅尚所襲其信未著于

蜀也然則信以發志要在平生不在一時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祐从示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言大有之德上九言大有之福六五者一卦之主也上居卦終故于此言卦主之盛吉无不利卦爻中時有之獨此稱天祐則向來格天應天可知矣思若啓而行若翼曰吉推則凖而動則化曰无不利自乾坤而下柔道之善莫過於此此猶師之上六師事

至此而終其言大君盖指六五小畜上九畜道至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皆非謂上爻也

來矣鮮曰此爻止言天祐若繫辭履信思順又別發未盡之意如公用射隼止言解悖若成器而動又未盡之意也言各不同舊注拘于繫辭者非也

大有一卦皆于五取義初為遠臣二為大臣三四為近臣上為天位五則漢之文帝宋之仁宗也明主在上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士生斯世緼

袍華於佩玉飲氷甘于列㕰矣

䷎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說文謙敬也从言兼聲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艮陽在坤之下天道下濟也剛畫在上陽氣發見于外有光明之義坤居艮上地道卑而上行也此就卦

體釋亨而卦名之義已具下備言天地神人之道以絶人驕傲之習令人惕然戒懼嗟乎以此坊民而富貴驕人貧賤驕人者比肩接踵如之何能以功名終也

君子專指九三尊者三居下卦之上卑者三居上卦之下以謙居尊而道光以謙居卑而德不可踰此非庸人所能君子之終也自其行无不得言則曰亨自其成就言則曰有終子瞻曰凡事不于其終觀之則

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要之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楊用修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伏翼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起由是

言之小人惡能謙哉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曰君子有終

朱元晦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内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髙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此發彖傳未盡之意

王文成公訓子書曰人生千罪萬惡只是一傲子不孝臣不忠弟不悌象不仁丹朱不肖都為傲字結果了一生傲之反為謙謙非跡象上做工夫須中心退

讓剛狠戾氣銷融殆盡忠信孝友皆從此出堯舜之聖不過允恭克讓而天下服矣

焦弱侯曰凡一陽統五陰之卦彖傳皆指出一剛字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豫曰剛應比曰剛中剥曰柔變剛惟謙不然謙不貴剛也

馮奇之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剥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

上而退處於下為謙自下而奮出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石經作襃捊毛切六書正譌别作襃裒並非

蘇君禹曰裒多益寡是就心源理欲上劑量謙是天理用事盈是人欲用事去一分人欲便增一分天理裒之固所以為益也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人而盈滿則有低昂有輕重視物我若相

懸絶心平則無所不平豈為燥濕輕重哉

吳因之曰益寡無工夫工夫只在裒多上裒多工夫又須理會個大源頭君子進修之心無有底止覺得前邊有許多深遠境界自家學問渾不濟事雖欲矜誇不得若止是人已上起見則一點驕心如何制縛得定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本是謙卦又居卦下故曰謙謙涉川貴于持重不貴急速用謙道以涉川只是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無一失利涉者其才其時利于涉耳用涉者用此以涉然後吉也曰牧者我念最高憤驕難下須降伏馴擾如牧牛羊方可非他人所能為故曰自卦有兩君子初爻在下之君子也九三在上之君子也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意

朱康流曰人皆知謙者之能退而不知謙者之能進

今日辭尊而就卑此謙謙之志也他日讓易而就艱讓簡而就劇亦此謙謙之志也故利涉大川自牧者養其志以有為也

焦弱侯曰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乾乾史史皆九三重剛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以險居險也皆有所取

來矣鮮曰凡易中有此象而無此事無此理者于此爻涉大川見之蓋金車玉鉉之類也就文衍理不過

說能謙險亦可濟耳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蘇子瞻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倡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于謙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謙六二以陰處内卦之中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見其出于性也按舊注以謙有聞則非鳴

謙乃謙鳴矣若傳謂見于聲音則以聲音笑貌為恭儉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以九三為成卦之主故以彖詞君子屬之王輔嗣曰履得其位衆陰所宗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也

艮為勞卦上下五陰九三以一陽砣然其中是主持

世界之人非勞而何象提出萬民見勞謙如三不獨朝廷銘功同事仰重即萬民之蚩蚩亦無不服人道惡盈好謙如此民謂上下五陰

六四无不利撝謙一讀句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楊敬仲曰凡事有則不可過不可不及六柔四柔坤體又柔又不中有過乎謙之象故聖人教之撝去其謙又恐其疑也曰无不利撝謙曰不違則言雖去其

謙不至于違則也

上承謙德之君非非謙則傲傲者違承上之則下乘勛勞之臣非非謙則忌忌者違乘下之則六四撝謙而不違則者大臣事君之謙非循墻巽牀之謂也事順乎則苟值當為則雖露齒裂齦指天畫地而不違失乎謙之則也不違則故无不利用行師用侵伐皆撝去其謙之意撝裂也從手為聲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麾亦通作撝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范文子讓其下皆讓自有勞謙之君子而百寮雍穆

為人君者亦不以富貴驕人惟好問好察率領臣隣

以狥公家之事而已語曰朝有變色之言則野有爭

鬬之事當此都俞之世萬民皆服而其下復有不服

此真治世之頑民聲罪致討寧復煩兵革哉既言利

用侵伐又曰无不利甚言謙道之益有不啻口出之

意

諸爻皆言謙六五并無謙之名但不知有四海之富而已富者驕盈之象不富者去驕去盈之象陽稱富小畜九五曰富以其隣陰稱不富泰六四曰不富以其隣五居尊位而無應故有征不服之象

何閎儒曰以退遜為謙在下位則可治國平天下者不然苟非好大喜功即四征九伐不礙其為謙也初非濟川之位五非伐國之人而爻詞云云者極言謙

之能有為也若王莽之謙恭徒足亡國殺身而已

內卦言謙之體外卦言謙之用行師者多在外也利用侵伐利用行師正用涉大川之處

周禮云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以謙順而侵伐乃裒益之大端天道地道人道所必然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與九三相應故亦曰鳴謙然二曰中心得上曰志

未得者何也九三勛勞大臣二居其下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也故曰中心得上居三之上无功而處尊榮之地實有不自安之心故曰志未得志未得正謙之真切處也即此不自安之心以用行師亦無不可周公曰利夫子曰可利不利以時勢論也可不可以道理論也利而不可聖人不敢也可而不利聖人不為也佳兵不祥善戰不怒征苗之師諄諄于謙受益滿招損之語謙之可以行師非聖人孰能知之孰能

言之哉私記

五居君位故曰征不服上為人臣故曰征邑國古者諸侯各自為國其大夫各有采邑采邑不順者伐之如隳費隳郈之類是也來矣鮮曰凡易中言邑國者皆坤土也升曰升虛邑晉曰維用伐邑泰曰自邑告命師曰開國承家復曰以其國君凶

王輔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于利者也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

地而為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無凶咎悔吝者以謙為主也

夫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四